

第四届鲁迅文学奖、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得主，
70后代表作家 **李浩** 小说全新集结

在先锋的侧面书写传统的价值，
仿佛独自行走于世界两端的两个人，
奇迹般地在本书中相遇。

“单纯成为一个‘讲故事的人’
并不是我的目标，我愿意把我对人生、
世界和自我的认知放置进里面，
思考一个故事，
并致力将它打造成可能的‘智慧之书’。”

新力量原创小说大系

变形

李浩 ◎ 著

魔术师

中坚时代
ZHONG JIAN DAI

新力量原创小说大系

变形 魔术师

李浩 ◎ 著

BIANXING MOSHUSHU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变形魔术师/李浩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5. 9

(新力量原创小说大系)

ISBN 978-7-5396-5451-5

I. ①变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7045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丛书策划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姜婧婧

装帧设计: 许含章 徐 睿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65859551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9 字数: 220 千字

版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3.00 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李浩，男，1971 年生于河北省海兴县。曾先后发表小说、诗歌、文学评论等文字 500 余篇。有作品被各类选刊选载，或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日、韩文。

著有小说集《谁生来是刺客》《侧面的镜子》《蓝试纸》《将军的部队》《父亲，镜子和树》《变形魔术师》《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》，长篇小说《如归旅店》《镜子里的父亲》，评论集《阅读颂，虚构颂》。

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，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，第三届蒲松龄文学奖，第九届《人民文学》奖，第九届《十月》文学奖，第一届孙犁文学奖，第一届建安文学奖，第七届《滇池》文学奖，第九、第十一、第十二届河北文艺振兴奖等。

目 录

变形魔术师 / 001

驱赶说书人 / 049

被噩梦追赶的人 / 087

村长的自行车 / 123

哥哥的赛跑 / 146

记忆的拓片(三题) / 176

一把好刀 / 194

雨水连绵 / 205

藏匿的药瓶 / 223

在路上 / 262

后记:先锋和我们的传统 / 275

0

他哪里来？我不知道。不只是我不知道，孔庄、刘洼、鱼咸堡的所有人都不知道，即便是爱吹牛皮、在南方待过多年的刘铭博也不知道。多年的水手经历并不能帮助他做出判断，他也听不懂那个人的“鸟语”。我们把所有和我们方言不一样的口音都称为鸟语，而那个人的鸟语实在太奇怪了，无论如何联想，如何猜测，如何依据他的手势和表情来推断，都不能让我们明白——相反，我们会更加糊涂起来，因为他每说一句话就会让在场的人争执半天，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理解是对的，于是总有几个人会坚持自己的判断，他们南辕北辙，害得我们不知道该听信哪一方。在这点上，刘铭博也不是绝对的翻译权威，他的坚持也仅是自己的猜测而已。那么，他是谁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不只是我不知道，孔庄、刘洼、鱼咸堡的所有人也都不知道。我们当然问过他啦，而且不止一遍两遍，在他能明白一些我们方言的时候也曾回答过我们，“吴优思”“莫有史”“无有事”？……他还有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名字，被我们从鸟语中翻译过来，其实谁都知道这里面没有一个是

真的。在我们孔庄、刘洼、鱼咸堡一带，大家都习惯随便使用假名字，这是我们祖上迁来时就留下的习惯。他们多是杀人越货、作奸犯科的人，流放者，贩卖私盐和人口的，土匪或偷盗者，驻扎在徐官屯、刘官屯的官兵也怕我们几分，轻易不来我们这片荒蛮之地，我们和他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倒也相安。所以那个人随便报个什么名字我们也不会多问，能来到这里的人要么是走投无路的人，要么是被拐卖和抢掠来的——有个名字，只是方便称呼，在此之前他叫什么、干过什么都没有关系。不过，多年之后，在这个“吴优思”或“无有事”变没之后，我们孔庄、刘洼、鱼咸堡的人都还在猜测这个会变形的魔术师究竟是不是那个人，是不是让大清官府闻风丧胆的人……这事儿，说来话儿就长了。

他最后……他最后变没了，真的是没了，我们找了他几天几夜，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，我说了他会变形，可那时他已很老了，腿上、肩膀上都有伤——这绝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解释清的事儿，这样吧，你还是听我从头讲起吧，真的是说来话长。

1

同治六年，秋天，苇絮发白，鲈鱼正肥的时候。

那年我十四岁，我弟弟六岁。

我随父亲、四叔他们出海，刚刚捕鱼回来。我的弟弟，李博，跟在我父亲的屁股后面像一条黏黏的跟屁虫，他根本不顾及我们的忙乱：“来了个变戏法儿的！他会变！”“来了个变戏法儿的！他会变！”“来了个变戏法儿的！他能变鱼！能变鸟！他还能变成乌龟呢！”……

他在后面跟着，反反复复，后来他转到我的屁股后面，一脸红艳艳

的光。我说，去去去，谁没见过变戏法的啊，没看我们正忙着么！他只停了一小会儿，又跟上去，扯着自己的嗓子：“他会变！他自己会变！他可厉害啦！不信，你问咱娘去！”

变形魔术师来了。来到了这片大洼。

在我们将捕到的鱼装进筐里的时候，四婶她们一边帮忙一边谈起那个魔术师，她们说得神采飞扬。

在我们将鱼的肚子剖开，掏出它们肠子的时候，邻居秋旺和他的儿子过来串门儿，话题三绕两绕又绕到了魔术师的身上，一向木讷的秋旺，嘴上竟然也仿佛悬了一条河。

在我们将鱼泡在水缸，放上盐和葱段儿，腌制起来的时候，爱讲古的谢之仁过来喝茶，他也谈到了魔术师，谈到了他的变形。谢之仁说，这个魔术师的变形其实是一种很厉害的妖法。有没有比这更厉害的妖法？有，当然有啦！你们知道宋朝的包拯么？他有一次和一个妖僧斗法，差一点没让那个妖僧给吃了！也多亏他是天上星宿下凡，神仙们都护着他。后来包黑子听了一个道士的建议，叫王朝、马汉、展昭弄了三大盆狗血，等那妖僧大摇大摆出现的时候，三人一起朝他的身上泼……那个妖僧没来得及变形，就被抓住啦！包拯说，来人哪，将这个妖僧给我推出去斩首！也是那妖僧命不该绝。法场上，人山人海，为了防止他逃跑，官兵们里三层外三层，每个人都端着一盆狗血，马上就要到午时了，包拯觉得没事了，吩咐下去，给我斩！刽子手提着刀就上——可是，就愣让那个妖僧给跑啦！问题出在哪儿？问题出在刽子手的身上！你猜怎么着？本来，那个妖僧身上尽是狗血，他的法术施展不出来……

我们的耳朵里长出了厚厚的茧子，我们耳朵里，装下的都是关于那个会变形的魔术师的话题，它们就像一条条的虫子。

“怎么样，我没骗你吧？”我弟弟抹掉他长长的鼻涕，他那么得意。

“你带我去看！”

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人围在了那里，空气中满是劣质烟草的味道，孩子们奔跑着就像一队混乱的梭鱼。“我说要早点儿来嘛！”弟弟的声音并没显出任何的不满，他挤过去，将一枚铜钱响亮地丢进了一个铜盆中。那里已经有几枚康熙通宝和嘉庆通宝，还有一个大海螺。我弟弟想了想，将他手上的一只螃蟹也放进了铜盘，这个动作逗起了一阵哄笑。

大家站着，坐着，赤膊的赵石裸露着他的文身，他身上刺了一条难看的鱼，而刘一海和赵平祥则显示了自己的疤痕。几个不安分的男人在婶婶、嫂子的背后动手动脚，惹来一阵笑骂。曹三婶婶提起裤子，将自己的一只鞋朝谁的身上甩去，那只鞋跑远了，一直跑进了苇荡——“挨千刀的！把你老娘的鞋给我送回来！”……我们要等的变形魔术师没有出现。

“他怎么还不出来？”我问。刘一海向前探了探他的头：“嫌盘子里的钱少吧！我们把他给喊出来！”

“我们去看看！”一群孩子自告奋勇，他们梭鱼一样摆动背鳍，飞快地穿过人群游到屋门外。在门外，他们为谁先进去发生了争执，一个孩子被推倒在地上。突然间，他们一哄而散，被推倒的孩子也迅速地爬起来，带着尘土钻入人群。

变戏法儿的，那个变形魔术师终于出来了。

他向我们拱手，亮相，赵石用他辣鱼头一样的嗓音大声喊了一句“好！”坐着，站着，赤膊的，纳鞋的全都笑了起来。那个人也笑了笑，说

了一句鸟语，伸手，指向一个角落——

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我看到的是一面斑驳的墙，几簇芦苇，一只蚂蚱嗒嗒嗒地飞向了另外的芦苇。这没什么特别。然而，当我的目光再回到刚才的位置，魔术师已经没了，他消失了，在他刚才的位置上多了一只肥大的芦花公鸡。你看它——

“这就是他变的！”弟弟用力地抓着我的手，“他变成鸡啦，他变成鸡啦！”

那只鸡，在孔庄、刘洼、鱼咸堡人的口中越传越神，多年之后，我随叔叔到沧县卖鱼，得知我们是从刘洼来的，买鱼的人都聚在一起，七嘴八舌：“你们那里有个蛮子，会变戏法，能变成一只金鸡，是不是真的？”“它的眼睛真的是夜明珠？在晚上会发红光？”“听说，是谁悄悄拔了一根鸡毛，后来他就用这根金鸡毛买了一处田产？”……

我反复跟他们说不，不是，他变成的是一只普通的鸡，一只大公鸡，只是比一般的公鸡更高大些，而且，它还能捉虫子。而我叔叔，则在一旁乐得合不拢嘴：“你就说实话吧！那金鸡又不是咱家的，你怕人家抢了不成？乡亲们，等我把鱼卖完了，我和你们说！这个孩子，唉，像是得了人家好处似的！”

天地良心，那天，我所说的变形魔术师变成的真的就是一只大公鸡，普普通通的大公鸡，和我平时所见的公鸡们没什么大不同，可我叔叔却卖足了关子，似乎那天魔术师变出的真是金鸡，而我在说谎，向别人做什么隐瞒。鱼，倒是很快就卖出去了。

好了，我接着说那一天的魔术。

只见那只公鸡，从桌子上面跳下来，昂首发出一声嘹亮的鸡鸣，我

们一起扯起嗓子：“好！”有几个婶婶嫂子再次向铜盘里面丢下铜钱，叮叮当当——那只鸡，昂首阔步，来到墙角的草丛，捉出一只绿色的小虫，又是一片的“好”。它扇动两下翅膀，仿佛有一团雾从地面上升起，突然间，那只公鸡不见了，草地上多了一条青色的鱼。这条鱼，张大了口，一张，一合，然后跳了两下。又是一团淡淡的雾，我看见，一只野兔飞快地腾起，跃进了苇丛，而那条翻腾的鱼已不知去向。

苇荡哗哗响着，苇花向两边分开，我们看见，那个变形魔术师从里边向我们走来，他的衣服上挂满了白灰色的飞絮。“好！”我们喊着，将自己的嗓子喊出了洞。我弟弟的下颌因为喊得更为剧烈而脱了位，许多天都不敢大口吃饭，平日爱吃的海蟹也不再吃了，他将自己的那份儿全偷偷送给了魔术师，放进了他的铜盘。

2

就这样，来路不明的变形魔术师就在孔庄、刘洼和鱼咸堡交界的大洼里住了下来，并且生出了根须。他住在两间旧茅草房里，那里原是有人住的，在半年前，旧草房的主人孔二愣子因在姚官屯嫖妓与人斗殴被抓，然后牵出贩卖私盐、偷盗杀人的案子，被砍了头。据说，变形魔术师住进孔二愣子的草房之后孔二愣子还回来过，当然回来的是他的鬼魂。他回来的时候魔术师还没有睡觉，他正在看一本《奇门遁甲》，一阵阴风之后孔二愣子提着他的头就出现在魔术师的对面，他脖腔那里还不停地冒着一个个血泡。变形魔术师不慌不忙，他拿出一块石头将它变成了一把桃木剑，然后又顺手抓了几片苇叶，撕碎，一抖，变成了一把冥钱。提着自己头的孔二愣子不由得倒退几步，别看他成了鬼魂，他也依

然知道自己遇到高人了。要是换成别人，拿了冥钱就走也就没事了，可这孔二愣子的愣劲上来了，他偏不，于是他将自己的头放在桌上，腾出两只手朝变形魔术师恶狠狠扑去！魔术师一闪身，挥动桃木剑刺向孔二愣子，要知道这孔二愣子也练过多年，于是他们便斗在一处。孔二愣子的功夫也真是了得，他们你来我往竟然一直打到鸡叫头遍。要知道鬼魂是听不得鸡叫、见不得阳光的，于是孔二愣子就慌了，他变成一只狐狸就想跑，那个魔术师怎么能让他跑得了？要知道他也会变化啊！只见他一晃肩膀，变成了一只猎犬，三下两下就将孔二愣子的身子撕成碎片。孔二愣子的头还放在桌上呢！它一看不好，怎么办？变成狐狸跑不了那就变成蚂蚱吧！它刚刚变成蚂蚱，正要往外面蹦，只见一只青蛙早在那等着了，青蛙一张嘴，便将蚂蚱吞进了肚里。当然，这只青蛙还是魔术师变的，要不然哪有那么巧的事啊！从那天之后，孔二愣子的鬼魂就再没来过。

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，和我们讲这些的是谢之仁，他也看出了我和弟弟不信。“你们不信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孔二愣子被砍头后，是赵四和赵平祥收的尸！他们肯定知道孔二愣子埋在了什么地方！你们不是不信么？你们就去孔二愣子的坟上挖一挖，他的身子肯定是一片一片的肉都被撕烂了，而他的坟里肯定没有头！当时，赵四和赵平祥是将他的头也埋了进去的……”

不管是不是真的，反正，那个讲一口让人听不懂的鸟语的变形魔术师就在那里住了下来。

他是同治六年的秋天来的，那时苇絮发白，鲈鱼正肥，河沟里的螃蟹纷纷上岸，而北方的大雁、野鸭、天鹅落进了苇荡，肥硕的狐狸、草兔、黄鼠狼出出没没，天高云淡……以往，在这个季节，屯守在姚官屯、徐官

屯的官兵会来大洼渔猎，他们会带来米面、棉衣、马匹或者灯油，孔庄、刘洼、鱼咸堡的百姓领一些回来，当然也可以用狐狸和兔子的皮毛，腌制的鸟蛋、鱼肉和兽肉去换。这一年，官兵们又来了，可他们带来的米面、棉衣和灯油都少得可怜，根本就分不过来。而且，那个细眉毛、满脸肉球的防守卫还将我们聚在一起，眯着眼，用鼻孔里的声音和我们说话：“听说你们这里来了一个南方人……要知道，他可能是朝廷的要犯，率众谋反！你们最好将他带过来，谁要知情不报，哼，那可是要吃苦的，那可是要杀头的！谁告诉我，那个南方人藏在了什么地方？”

没有人理会。我听见背后的人们窃窃私语，大家商议好谁也不能出卖那个魔术师，不管他犯的是什么罪。“不给我们米面、棉衣，还想从我们嘴里套出东西？姥姥！”“这是个什么东西？看他那副样子！妈的，老子可不是吓大的！”“干吗跟他说？我就是说给一只狗听也不说给他听！”“到我们的地盘上撒野……妈的，不收拾他们一下，他们就不知道锅是铁打的！”……

“怎么，你们不准备说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早得到消息了！……”

我们一起斜着眼瞧他，用一种和他同样不屑的神情。要知道，我们多数是土匪、强盗或者流放者的后代，而且在我们这里，一直把官兵当成是满人的狗来看，这里一直涌动着一股驱逐满人的暗流、和官府作对的暗流。

“你们、你们到底说还是不说！”

——我们没见过什么南方人。没见过。

——他早走啦！他朝南走啦！

——我们哪敢藏匿犯人啊！我们这些好人多守法啊，是不是？

——他走啦，变戏法的人哪里不去啊！

我们嗡嗡嗡嗡，七嘴八舌，很快，让那些官兵的头都大了。“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！你们想错啦！给我搜！”

看来，官兵们的确事先得到了线报，他们兵分三路，飞快包围了魔术师住的那两间茅草房，将箭放在了弦上——房间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儿动静。“你还是快出来吧！你是逃不掉的！”

房子里面依然风不吹，草不动。细眉毛的军官叫过来一个士兵，两个人窃窃私语了好一会儿，那个士兵使劲地点着头，军官用力挥挥手：“放箭！”

箭如飞蝗。我想不出更好的词儿，在我十一岁那年大洼里曾闹过一次蝗灾，它们遮天蔽日，纷乱如麻，的确和那天射向茅草屋的箭有些相像。箭射过后，房间里依然没有动静。

风吹过苇草，吹过箭的末梢的羽毛，呜呜呜呜地响着。“给我进去搜！”长官下达了命令。四个紧张的官兵步步为营、相互掩护，费了许多力气才靠近了草屋的门，然后又费了更多的力气才冲进了屋里。

“报告防守卫，屋里没人！”

“再搜！他明明在屋里！”

“报告防守卫，我们每一寸地方都用剑扎过，连油灯和草席也没放过！可是，屋里确实没人！”

不过，士兵们搜出了一张纸，上面歪歪斜斜地画着一队小人儿，胸口上写着“清”字。“谁给叛贼报了信？难道，你们不怕满门抄斩吗？”那个防守卫真的生气啦，他眉头那里长出了一个大大的疙瘩，而鼻子歪在一边，“给我放火烧了！”

“慢！”“不行，不能烧！”“凭什么烧我们的房子？”“这么大风，火要是连了苇荡，不是断我们活路么？”……他要烧那房子，我们当然不干

了，孔庄、刘洼、鱼咸堡的人们纷纷聚集过来，将那队官兵围在中间。“难道，你们要造反不成？你们有多少脑袋？”他拔出腰间的剑，人群中一片哄笑。“大人，我们都让你吓死啦！”

几个士兵按住暴跳的防守卫。“你们回去吧！我们不烧房子啦！”“不过窝藏疑犯的罪名的确不轻，何况他可能是捻军的叛贼！上面怪罪下来我们谁都不会好过，最好……”

房子没烧，讲鸟语的魔术师未能抓到，给他通风报信的人也没有查出来，但官兵们也没离开大洼。他们驻扎下来，打秋围。

傍晚时分，一队大雁鸣叫着落入了无际的苇荡，在它们对面，埋伏着的官兵将弓拉满，等待防守卫一声令下——突然，那群大雁又迅速地飞了起来，四散而去——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“是谁没有藏好，暴露了我们？”

他们在河沟里下网，用竹子、苇秆和树枝在水流中建起“迷魂阵”。我们当地叫它“密封子”。第二天，下河的军士只提着十几条小鱼上岸：“报告防守卫，我们的渔网破了一个大洞，而迷魂阵被人改过了，根本困不住鱼！”

随后，他们去捕捉狐狸、獾、野兔和黄鼠狼，可是，不知道它们怎么预先得到了消息，和官兵们捉起了迷藏。

“这些刁民！我一定饶不了他们！”

“大人，这些刁民可不好惹！别和他们一般见识！”……

是谁给讲鸟语的魔术师送去了信？他又是如何逃走的？这在我们那里是一个谜，即便是多年之后。对于这个问题，讲鸟语的变形魔术师装聋作哑，或者讲一通莫名其妙的鸟语，让我们找不到北摸不到南——既然他提供不了什么线索，那就让我们的想象来补充吧。后来，在刘铭

博和谢之仁的讲述中，那天发生的事简直是一段惊险的传奇，一波三折，千钧一发……

在官兵离开我们大洼之前，眼尖的荷包婶婶一眼认出，在身边和魔术师耳语的那个士兵曾来过孔庄，他是和四个变戏法的一起来的！荷包婶婶提醒了我们，是他，是有这么个人，他给我们表演的是上刀山和铁枪刺喉。在我们当地，将一切魔术、杂技都称为“变戏法儿”，每年秋天和春节，变戏法的都会来我们大洼表演，换点银钱、咸鱼或一些稀奇古怪的贝壳什么的。那年秋天，他们受到了冷落，无论铁枪刺喉、三仙归洞、大变活人都不如变形魔术师的技法来得新鲜、刺激，他们的戏法儿甚至吸引不到孩子。

“他竟然引官兵来报复！”我们最瞧不起这样的人啦！后来，第二年吧，那些变戏法儿的又来过一次，他们打开场子准备表演，孔庄、刘洼、鱼咸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吓吓吓吓吓吓吓吓！我们用唾沫将他们喷走了，从那之后这些变戏法的便再也没来过。

3

同治六年的冬天特别地冷，大雪一场连着一场，在那个冬天，从窗户里爬进爬出成为我们的家常便饭，因为大门被雪给堵住了。刚刚清扫干净，第二天早晨去推门，依然推不开——大雪又下了一夜，风将我们清扫过的雪又送了回来。“檐冰滴鹅管，屋瓦缕鱼鳞”，我弟弟学会了两句诗，他在屋里屋外反反复复地念，据说是好讲古的谢之仁教给他的，只教了这么两句。

收割完苇草，除了凿冰捕鱼、打打野兔狐狸，大洼的男人们闲了下